## 你的女朋友多呢

春申舊夢　文：老海　畫：李袁裕

小張笑着與李麗珍下池。他們跳了兩次舞返座，四眼隙對他們道：

「兩位小姐要轉枱，再叫兩位吧！」

「由你介紹，也不在乎你把打令送來。」小張說。

「我沒有打令。」

「你是誰婆？」

「我有老婆呢！」

「你介紹兩個來吧……」

後來四眼隙把林珍與單君君帶上，五文音樂後，她們也要轉枱，當小宋付了張後，他與小張同走，說道：

「解放幾月了，舞場還是如此情形。」

小張不作聲，心中在算帳，到汽車上把自己所應負担的交與他，再告「小江南」地址，又給一張宣傳卡，他看着卡道：

「許多名女人到『小江南』吃過點心。」

「我們那邊少名男人呢！」小張說：「朱兄請過來呀！」

「我會來的。」

很快他們分州。

明天，小張因公進了銀行，出門遇任閻芝，她說去取錢，要到卡爾登公寓打麻雀，他問她與那位彈詞名家怎樣了，答道：

「我們緣盡分手！」

「另結新歡未？」他問。

「我暫時不會找男朋友，我進去取錢了。」

「我在門口候你了。」

「要候我裡面可以坐呢！」

于是他們一同進去。很快同出，小張對她說：

「我對你依依不捨。」

「你不考慮到香港去？」

「坦白對你說，上海有位先生仍在經濟上照顧我。」

「不要十三點。」任閻芝搖頭了：「你是施維娟的人，我要講道義，你的女朋友多呢。」

「你立刻請他來一趟！」

耿教頭接上一句話：

「咱們有三個玄甲兵留守在那裡，教他們護送你來去！」

（一一〇）

## 二七二：不要太計較

「阿欣一直在等你，以爲你不來了。我說，阿慧答應了就一定會來，她不是沒用时人。」姑媽笑咪咪地望着姪女。

「慧姐的車子剛才在高速公路上出了事，所以遲到了。」梁欣對母親說。

「什麼？車子出了事，沒受傷吧？」姑媽吃了一驚。

「沒有，只是脚掣有點小毛病。」文慧說。

「哎呀，你們駕車眞的要小心呀！特別是女孩子，駕着車在高速公路上飛跑，不能不令人担心。」姑媽說，「聽說，有人駕長途車，竟然在車上睡着了；有年青人喝醉酒，夜間駕車在馬路上東闖西闖，甚至連車燈也沒開，眞駭人呢！」

「姑媽，這種事情不是常有的。」文慧安慰她。「不過，我一向也很小心。」

「這就好。」姑媽點頭。「來，咱們進裡面坐吧，跟我聊聊天。」

「好！」

文慧和幾個相熟的親友打個招呼後，就和姑媽到裡面的另一個小客廳坐下，這裡沒有外面的大廳嘈吵，是個安靜的角落。

「阿慧，你好像瘦了。」姑媽端詳說。

「是嗎？我身體沒事，瘦點也好，不必減肥！」文慧自我解嘲似地笑笑。

「志邦怎麼樣？最近來過嗎？」

「上個月來過，最近沒來。」文慧語氣淡然。

「哎——男人就是這樣，你好好勸勸他，叫他以後規矩點，過去的事也就算了，不要太計較。」姑媽拉着文慧的手說，「反正，還要做夫妻的話，就得將就點。」

文慧默默地聽着，沒答話。她知道姑媽關心她，可是，她能說什麼呢？

## 迷霧

陳浩泉

## 二八四：吸一咳氣

阿占巧立名目而已，瞞完李太老公之房，又瞞李太間房。

李太間房就在對門，不及剛才間房大。

阿占曰：「你間房細一D嗎！」

李太曰：「一百五十幾呎，不算細。」

阿占曰：「但比不上你老公間房。」

阿占一邊講一邊入房，李太當然亦跟入去。

阿占走在軟綿綿地毡之上，行到床邊，俯身吸了一咳氣。

李太曰：「你做乜鬼嗜！索乜嗜！」

阿占曰：「索下有冇男人除也！」

李太咩曰：「去喇你！衰到死！」

阿占曰：「香香哋嗜，是否洒了香水。」

李太曰：「冇呀！我間房掛了幾隻香囊而已！」

阿占曰：「你一個人，瞓咁大張床，是否爲了方便做床上運動呢？」

李太曰：「然也，講得嗜，我眞係晚晚做床上運動者也。」

阿占笑曰：「原來晚晚都做！」

李太曰：「吓！你又諗鉗隔離？」

阿占笑曰：「依娃，我講笑而已，如果你同我做喇，然否？」

李太曰：「鬼同你做呀！你專攞便宜。」

李太企在身邊，機不可失，阿占一手將之摟於懷中。

李太掙扎，低呼曰：「你做乜嗜！」

阿占曰：「我好想擁抱一下你！惜你！」李太依然掙扎，阿占俯首吻伊人額頭，然後面珠、耳珠。

李太曰：「鬼同你做呀！你專攞便宜。」

李太企在身邊，機不可失，阿占一手將之摟於懷中。

李太掙扎，低呼曰：「你做乜嗜！」

阿占曰：「我好想擁抱一下你！惜你！」李太依然掙扎，阿占俯首吻伊人額頭，然後面珠、耳珠。

## 二八四：情絲雙綰出水芙蓉

三人步行上斜坡馬路，這是個晶光路燈高高地裝在蒼天古樹上的山區，台灣島的中部與南部，比香港更亞熱帶。尤其谷中，植物樹木永保朝天的新綠，沒有污染。全個「省會」，散佈在花木葱綠的一片大花園裡。

「我沒料到這年決定這樣建成一個省政府的「花園市地」，見不到市街！」其體向左右兩美談着，珮姬搭着他右臂，曼麗挽住他右胳膊——「曼谷四季豐茂深綠，但幾乎有十一個月奇熱。」曼麗問其體：「你們建設清邁，眞有眼光。」其體說：「這次來日月潭，給了我生意靈感——我要約朋友們建一日本式的私鐵線——東京四射去南俠的鐵路，例如小田急線，全是私鐵，也都比國鐵勝得好，雖熱國鐵也是第一流！」說着已爬上了涵碧樓門前廣場——「清萍逸動多好！」

入到大廳，立刻調節了電熱爐，兩位泰姐，忙着去浴室作事——「似春天，夜間却又像九月深秋！」珮姬靜看其體在卸換西服，她近前伺候——「涼一點，房屋大，油汀爐扭到二十五度上下吧……。」曼麗從浴間出來——

「就好大盆水了——你先浸浸吧，兩個伸住他，到浴缸邊，其體才駛去大毛巾！」「嗯！好大的浴缸！」熱香蒸氣滿室。

三人坐在斜坡上的涼亭，曼麗偷看他，珮姬對他也偷視——「平靜，他依然平靜，沒有突出，但跳舞時却來了神氣。」

「三個同浴不可能，曼麗，你先說去下水吧，我蹲在盆邊給你們擦身。」珮姬助曼麗將絲小衩除下，自己也赤裸。——「我還是第一次同你們坦白相見呢！」他挽住曼麗蹲入身旁——「爲什麼你不怒氣衝衝了？」她伸水中，爲他搓彈。珮姬坐在盆外膠斜目媚視說：「你們靠緣緣美，得到亞軍李軍！梅實鬧瘦過你兩師妹，眞的還沒全發育！」曼麗扶珮姬站起說：「你來浸浸，我熱極了！」

她兩個易位，珮姬躺其體替他使用水紅軟膠摩擦玉背——「阿珮，你後身眞美！」他不覺伸手到水中撫其玉股——「好癢！」她忽然抱住他熱吻：「唔！大哥！」曼麗在盆邊驚叫：「看你！」她拿了乾浴巾，爲他兩人乾身。大廳的鬧花放出了幽鄉——台中乃產蘭勝地。其體伸直了靠上大椅發——「珮姐！」他輕輕撫着她，先學小兒，珮姬把住他，低頭克斯——「我也細看看你！」曼麗擠在另一邊。其體任她們作物理健身術。

「你們不好同在今夜！」他沒說下去，便先吻珮姬的櫻桃——「哼！大哥大，我怕你！」曼麗捉住他的手在耳邊說：「我求你喲！」

## 二八四：指出形勢有變

悠地對女兒說：

「娜塔莎，我們在後的日子可能不會像現在那麼好了，你要記住，千萬要有這種心理準備才好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女兒仰臉問他，一片狐疑的神色。

「據我估計，我們可能很快就調整中國。」他一字一句很認眞地說，「我已覺察出來了，這並非空穴來風呢。」

「好端端的，又怎會？」她想了一會又說，「哦，是不是中國不需要你們這些專家了？」

「你眞聰明——不過，是想歪了一點。」他哈哈笑起來，「中國人太需要我們了，問題是我們的新領導人想卡中國！」

「唉，是不是中國卡中國呢？」女兒瞪大了眼睛，「父親又搖搖頭，「想不到，我也想不到會變化得這麼快，這麼突然！」

「不一定吧？察其不是有點神經過敏呢？」女兒問。

喝了杯熱茶後，巴耶夫果然清醒了不少，他輕嘆兩聲，才慢悠悠地說：

「娜塔莎，我們在後的日子可能不會像現在那麼好了，你要記住，千萬要有這種心理準備才好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女兒仰臉問他，一片狐疑的神色。

「據我估計，我們可能很快就調整中國。」他一字一句很認眞地說，「我已覺察出來了，這並非空穴來風呢。」

「好端端的，又怎會？」她想了一會又說，「哦，是不是中國不需要你們這些專家了？」

「你眞聰明——不過，是想歪了一點。」他哈哈笑起來，「中國人太需要我們了，問題是我們的新領導人想卡中國！」

「你是指林魯曉夫同志？」

「消息逸動多好！」

入到大廳，立刻調節了電熱爐，兩位泰姐，忙着去浴室作事——「似春天，夜間却又像九月深秋！」珮姬靜看其體在卸換西服，她近前伺候——「涼一點，房屋大，油汀爐扭到二十五度上下吧……。」曼麗挽住他右臂，曼麗問其體：「你們建設清邁，眞有眼光。」其體說：「這次來日月潭，給了我生意靈感——我要約朋友們建一日本式的私鐵線——東京四射去南俠的鐵路，例如小田急線，全是私鐵，也都比國鐵勝得好，雖熱國鐵也是第一流！」說着已爬上了涵碧樓門前廣場——「清萍